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邓崎凡

10月19日,《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全球首发。

图书出版距东京审判宣判68周年的纪念日不足一个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庭,开庭817次,在1948年11月12日作出宣判。

当年的审判,因地点设在东京原陆军省大楼,故简称为东京审判。

70年春秋流转,人世飘零,目前尚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高文彬已95岁高龄。

有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对东京审判所知不多,即便是当年中国代表团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官向哲潘,也很少对子女们描述过他们亲历的那场世纪审判。直到他们谢世若干年后,子女们才从史料、日记中回溯到父辈那段峥嵘岁月,捡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也开启了自己另一段人生。

#### “少言”的父辈

梅汝璈1952年出生的时候,梅汝璈已经48岁了。从年龄上看,“中间隔了两代人”,淡淡和平是这位“中国大法官”生前留给儿子梅小璈最深的印象。梅小璈告诉记者,与父亲共度的21年,父亲留给他的记忆并不鲜明,小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

向哲潘和儿子向隆万的年龄差也有49岁,父亲亲历东京审判时,向隆万仅5岁。如今,向隆万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致力于东京审判历史的发掘、研究。他也很少听到父亲说起过那段经历。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向隆万说父亲“少言”。

当年,中国先后派出17名成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和向哲潘都是上世纪初清华学堂的毕业生,又都从美国名校留学归来。他们代表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走上法庭。

建国以后,梅汝璈任职外交部,向哲潘在上海多所高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两人晚年平淡,很少说起那段经历。

只有一次,梅小璈听到父亲在家里说英文,是父亲的朋友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到访。“他俩就坐在藤椅上,用英文交流。”

向哲潘晚年,一位知道经历的老师曾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大法官有多大?”

他微笑作答:“代表国家啊。”

两人先后与1973年和1987年离世。

#### 对父辈的“再认识”

后来关于父辈与东京审判的历史,来自于他们对父辈的“再认识”。

2005年,讲述东京审判的纪录片《夹缝为谁而鸣》的编导在上海找到向隆万,问了一些父亲和东京审判的问题,但他却“一句也答不上来”。令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教授十分惭愧。第二年,这惭愧又增加了几分,故事片《东京审判》来沪首演,面对记者的提问,向隆万仍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决心去探求父亲和那段历史。

2006年,向隆万利用出差机会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了近40卷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的微缩胶卷,还看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纸质庭审记录,每4页被缩印在1页上,共计20多卷。同年,他再次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翻拍了一些照片文字。

不过,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向隆万认为,“内容都很单薄”。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当知道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也有纸质庭审记录时,2007年,他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到该图书馆复印相关资料。根据索引,他共找到父亲向哲潘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0次庭审,庭审记录100多页。

这些史料,让向隆万走进了一段父亲的人生,也开启了他自己的一段人生。两者都是他此前陌生的。

梅小璈了解到父亲与这段历史渊源是在1985年。当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有记者要写梅汝璈的事迹,来梅家采访。整理资料时,家人发现一捆被旧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稿纸。稿纸上是梅汝璈未竟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前四章。和稿纸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几本日记,记录的是1946年梅汝璈被委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之后,从上海到东京参与工作的日常。

史料和日记里有另外一个父亲,与印象中的不同。

#### “另一个”父亲

日记里的梅汝璈是这样形象:他和国际友人谈笑风生,吃西餐,说英语,也时不时回忆起自己当年的留学时光。

梅汝璈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只剩下东京审判期间残缺的几本,其中大部分日记在动荡的岁月里遗失殆尽。

“他在日记里观察日本民众的精神状态,担忧国际形势的变化,担忧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更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父亲满怀忧国忧民的情绪,常常到了夜里两三点都不能入睡。”梅小璈说。

日记里的父亲还是浪漫的,梅汝璈在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写下:“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我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日记中的父亲,并非儿时记忆里那么散淡和无欲无求,“他的内心是汹涌澎湃的。”在父亲去世了几十年后,梅小璈这么说。

而向隆万对所收集到的父亲的讲话进行整理翻译,于2010年出版书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潘》,书中涉及大量一手资料,在当时的国内罕见。这开启了这位退休数学系教授的东京审判研究生涯。

在历史的回溯中,向隆万对一些疑问也有了答案:向哲潘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衣襟上手指血书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与同学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所以,他成家较晚,向隆万比父亲小了49岁。

梅小璈说,父辈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人。

#### 父辈的回声

在对父亲并不多的记忆里,有一个父子相处的小故事,梅小璈和姐姐都记得:小时候他们住的平房老旧,屋子内中心部位加了一

个立柱。梅小璈有一次看完小人书《西游记》,说那根立柱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第二天醒来,他发现柱子上多了一排小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字是梅汝璈写的。

在平淡如寻常人的生活中,梅小璈和向隆万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父辈舌战法庭的壮怀激烈。

法庭上,曾发生过法官和国旗的位次之争。最初,中国法官排在英美之后,梅汝璈经过与各国法官的唇枪舌剑,甚至不惜以脱去法袍的方式抗议,终于为中国法官争得了合理的座位。中国国旗也自1840年以后,第一次在列强参加的国际活动中居于首位。

中国检察官向哲潘则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当年的审判,苏联代表团70多人、美国代表团100多人,美籍日籍辩护律师130多人。17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人手奇缺,在两个多的时间里,他们殚精竭虑、团结奋战,在东京发回的电报中,他们分别用“在事各员听夕从公,未敢懈怠”和“职责所在,自必全力以赴,决不疏怠”表达决心和意志。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最后宣判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死刑存在不同看法,只能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投票前,梅汝璈法官做了最后陈述:“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时隔70年,这历史的回响仍然掷地有声。

#### 两代人的汇通

70年后,作为父辈的高文彬仍在为东京审判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发出倡议的还有梅小璈、向隆万等当年东京审判亲历者的后人也参与其中。

5年来,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合作,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的中文版《东京审判研究文集》便是该中心于2011年出版的,向隆万为该书作序。

而在今年,由梅小璈整理出版的梅汝璈遗著《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的封底上,他印上了父亲那句曾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如今,梅小璈和向隆万也年事渐高,东京审判不仅定格了父辈一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刻,而且还像一根纽带,让他们进入父辈的人生。

如今,他们也都投身于东京审判的发掘和研究中,他们为此而奔走、著述。

于是,在这场审判中,两代人的生命也交汇贯通了……



《竹石图》清·郑板桥

## 擅长画竹的郑板桥,治学也很有一套

说到画竹,清代画家郑板桥大概算是最著名的画家之一。郑板桥名郑燮,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其诗书画号称“三绝”,由于晚年客居扬州,与金农等人被称为“扬州八怪”。作为“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

郑板桥的科举生涯也颇具戏剧性,史称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但他也意味着,他的科考道路颇为坎坷——从考中秀才到中进士前后用了20余年。

事实上,这与郑板桥的治学方法有关。据其自称,“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载籍之类,靡不研究。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绚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明清科举八股取士,恰恰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根本,一句“平生不治经学”便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感兴趣的史学、诗文,郑板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背诵。郑板桥自述,自

己读书颇为刻苦,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且力求做到“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在《板桥自叙》中,他道出了自己的读书秘诀——

“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不知非善记,乃善诵耳。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忘其所谓,皆记书默诵也。书有弗记者乎?”

郑板桥经常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在他看来,“无之非读书也”。换言之,他认为自己并非闭门读书,而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并行。此外,他还指出,读书应该“求精求当”,因为“当则精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郑板桥经常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在他看来,“无之非读书也”。换言之,他认为自己并非闭门读书,而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并行。此外,他还指出,读书应该“求精求当”,因为“当则精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第28期

## 采撷青藏高原上的艺术奇葩

——评《中国热贡艺术精粹》

李郁

“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颇具广泛影响的流派,15世纪发祥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隆务河流域。同仁县在藏语中称为“热贡”,全称“热贡塞姆琼”,意为“梦想成真的金色谷地”。因此这一艺术便统称为“热贡艺术”。同仁县又是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同仁县为核心,覆盖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等区域,因此被称之为“热贡艺术之乡”。

就个人想象而言,我比较向往那种24小时的实体“小”书店,人气适中,清静、温馨,同时弥漫着一些委婉的书人书语,有茶、有咖啡、有人……一个人宅家里读书闷了,夜半难入眠了,披上衣服出家门漫步走进书店,加入兴致盎然的队伍,即便不语,也会有怡然自得的模样,这哪里是网店能够给予的。

馆藏唐卡等艺术珍品以及寺院保留的建筑艺术和装潢艺术的代表作品400余幅,皆为难得一见的艺术佳作。主要表现内容有释迦牟尼佛、菩萨、护法神、佛经故事、仙女之类的佛像及斯巴霍、偶像画、历史

画、风俗画和故事画等。展现了藏地文化的博大和藏民族艺术的精妙。其中选取的传世文物唐卡近20幅,既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历史价值,又展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深厚积累。还有那些精美绝伦的雕塑、图案、金铜像,许多也是拥有数百上千年的传承,给人震撼的同时,使人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由衷地敬仰。

本书主编之一的赵秦先生30多年来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对热贡艺术的研究、保护、修复、整理。他认为,公元14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开始在同仁地区流传,至15世纪,随着萨迦派以及格鲁派黄教的迅猛发展,各地区大兴寺院,遂使大量藏族、土族僧俗投入绘画塑佛像、装饰寺庙的活动中。本书所选录的《佛经故事》之一到八属于元代,即13世

纪初到14世纪末的壁画,其格调匀净平和,人物形象温婉庄重,色彩稳重协调,构图宏阔大气,具有明显的宋元中国画的格调,体现了唐宋以来藏区文化与内地汉文化融合互鉴的结果。目前依然珍藏在年都呼寺的古庙里,成为研究元朝寺庙壁画的珍贵文物壁画。这种风格的壁画与此后17世纪、18世纪热贡艺术成熟期所形成的工笔重彩的画风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个时期大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已不复存在,只能零星地在隆务寺、年都呼寺、吾屯寺院里见到那时时期的匠师们留下的气势宏伟的巨幅壁画和技艺精湛的唐卡。

2006年,热贡艺术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黄南州又被命名为青海省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2009年,唐卡与堆绣、泥塑等以“热贡艺术”的名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中国热贡艺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本书图文并茂,是一部兼具艺术性、学术性的学术专著,它所表现的正是传统藏地文化受到的良好保护和优势发展的现实,是弘扬藏族民族文化艺术的具体反映,是一部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优秀藏文化艺术专著,其社会效应非常之大。

## 一周书情

哈利·波特再次回归  
天下霸唱开启新篇

苏墨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



约翰·蒂法尼 / 杰克·索恩 / J.K. 罗琳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隔9年,哈利·波特带着他的魔法世界回归了。但这一次,创作者不止是J.K.罗琳一人。故事也跨越到哈利·波特成年。如今他是一个超负荷工作的魔法部雇员、一个已婚男人、三个学龄孩子的父亲,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与儿子阿不思之间紧张的父子关系令他头疼。最近,魔法部查获了一个新的时间转换器,怪事自此接连不断,先是阿不思和好友一起失踪,接着哈利的伤疤又疼了起来……而这一切似乎都指向那阴魂不散的过去……哈利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陷入危机。

《火线感悟:朝鲜战争赢之密》



毛文戎 著  
北京联合出版社

这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跨越生死的战地报告。本书从战士视角,讲述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过程,以自身经历,澄清关于180师在朝鲜战争中失利的不实传言。志愿军第60军的战斗经历是一部悲壮而又辉煌的英雄篇章。尤其是该军的180师孤军殿后,遭敌合围、杀出绝境、打翻身仗的经历和1953年夏季反攻战中,这个军将3500人潜伏于敌人眼皮下一昼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壮举,惊心动魄、令人震撼。

《摸金块》



天下霸唱 著  
新华先锋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这次天下霸唱开启了全新的盗墓旅程。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和胖子、陆军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三师的17号农场。眼见寒冬将至,老排长安排三人和通信员尖果留守看护物资,自己领着其他人撤出农场。几人守着农场,却发现仓库里的柴火日益减少。原来是一只狐狸作祟报复,偷偷拉走了柴火。不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席卷而至,众人设计想要套住那只狐狸,不料却遭遇从西伯利亚流窜而来的狼群。众人为了逃命,跟着狐狸钻进一个土窟窿,却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神秘千年的辽国古墓……据悉,这本小说未出版之时,影视改编权已卖出4000万元的。

《红案白案》

